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六十九

權姦一

斥大姦以除惡本疏　孫應奎

臣惟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消長之機繫小人進退之何如故願治之君好善固篤而惡惡尤加嚴焉何也蓋君子以禮義為大閑求之不誠則未必輕進小人惟利祿之圖營營窺伺何所不至非深拒而痛絕之則冥緣有徒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而亂之常多於治也然則進退之權容可不知所輕重乎昔曾參大賢也其傳大學至末章論平天下之道在絜矩繼之以公好惡均財貨矣又繼之以容賢利國妨賢病

國之臣對言之以見得賢臣而道斯辜然獨於妨賢
病國之臣則申之曰雖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夫曾參既推得賢為絜矩之要而尤諄諄於
去惡若與之為仇者蓋狡獪一入則賢俊必無所容
而禁伏凶人乃所以保安善人凡以平天下之道不
越乎此也臣一介書生遭逢　聖明簡置諫垣惴惴
終日常以無所補益為罪然竊覩時事若于曾參之
說正今日所宜採擇者焉臣請昧死為　陛下陳之
臣觀邇者御史曾翀等感激思報忘其危辱糾劾群
小劉龍車以效愚忠奉　欽依吏部從公看了來說
臣不勝欣躍慶幸臣謂　陛下明目達聰察微燭隱

洞悉諸奸大開言路意汪鋐者雖欲逆杜言官之口以自固陰黨諸臣而封植之結為心腹張其羽翼然必有所畏而不敢也及鋐將具本覆題揚言於部曰若欲去他每官寧去我官曲為飾說悉加褒美一時諠傳臣甚駭愕自古奸惡拂人好惡變亂黑白敢為蒙蔽者以君之不能察也今 神堯御極離照中天猶肆無所忌如此不知視 陛下為何如主鋐固昔所無而今僅有之奸臣即欲忘身奮擊陳於 丹陛既而思之奸弊昭白情狀畢露必為 聖明所燭而迸逐誅竄理所必加大奸數盡實天下之福矣臣坐不安席卧不安枕仰望 明旨愈於饑渴是月二十

一日趨入本科聞鋐復本已下臣即往吏科觀之伏
讀 御批盡正鋐之所罔而各區處之使群邪震疊
四海聳觀臣歡幸喜劇不覺舞蹈嘆曰眞曠世盛事
大聖人之所作爲也非我 皇上聖學精一心源澄
澈曷能無私好惡以建此 皇極哉但鋐罪止罰俸
一月此固王者重絕人之意然臣愚竊有說焉凡亂
臣賊子與其知而不亟去不若不知之爲愈蓋方其
君之未知則彼雖爲惡尚懷顧忌曰君特未之知耳
知則禍將不可言及其既知猶遲疑不決誅逐不加
則彼復益將逞謀用智誣上行私殆無紀極延至大
弊然後從而處之甚不過一死然民禍已極國事已

非亦已晚矣此理彰明不待慮而知者也今　陛下
於鋐既已知其奸發其隱且弊亦極矣何不毅然遠
去之以為天下大快而尚使之在位哉臣聞春秋大
義君人者之律令人臣無將若取之以律鋐則鋐之
誅當不遲之今日而　陛下循未明罰勅法豈將小
懲而大誡以為小人之福與臣則以為　聖意曲成
固無不至然鋐血氣既衰行險僥倖之機已熟雖聖
人與居不可化而入且人賞之可使為善者而後罰
之可使不為惡臣觀　陛下於鋐眷顧于大臣之中
挈冢宰之任排群議而用之位長六卿封及三代加
以宮保廕以子孫其委任恩寵亦云極矣而　陛下

之所以必為此者將以勵其忠也苟有人心容不匪躬鋐猶大為欺蔽若無關於君父之休戚誠惡積而不可解臣恐區區罰俸未必能為之懲勸以變其奸直將以縱其無忌憚之心耳臣意

陛下將無以鋐昔為能勤且忠今特小失姑再試之而後絕之歟臣以為自古小人其得君秉權必有可觀之才必有可見之績但其心惟欲藉此以竊君之寵患得患失重負君國流禍且深他何足錄今鋐於部事辰入申出罔間寒暑誠不可謂不勤也順承

意旨足稱任使誠不可謂不能也然積招物議怙終不悛身當群小幟招邪佞可謂之忠乎惟其不忠故斯勤斯能祇足為

部事之蠹逞奸之具而已人臣之罪莫大不忠尚可再試之耶　陛下所賴以與共治者人才也銓衡之地正人才之端縱秉執公正或失不明而邪正之權低昂稍欠猶足以為士習之害敗亂之兆況不忠如鋐而可與之一朝居之耶臣知鋐不亟去則風之所鼓氣之所蒸既不勝其漸染而彼復以從違為福禍以奪其所守中人以下將悉化為邪佞　陛下一日萬幾鋐之抑揚播弄豈能一一而察之亦可以默識矣然則　陛下欲得真才以臻治理可不汲汲於銓曹之地而加之意乎臣請復以臣之所見者言之嘉靖十四年正月期當考察十三年冬正庶官入　覲

之期銓身斯任其當知所檢飭亦明矣臣頃於十三年起復赴京十月內行至徐州以下道路傳呼咸謂汪公子來矣臣行數日果見撐駕座船牌榜吏部人爭走郡縣而奴隸之夫皂官快迎送接踵由沛縣至矣夫撫按二司監守一方猶且榜禁子姪親舊勿令過所屬如以考察論之則天下司府州縣孰非銓屬而乃適期使子招搖于道途此何為哉餽遺滿載關節私通一時物議之沸騰真足以為　清朝之辱也又請以臣之所聞者言之富饒大驛每選本科承差此謂之償勞猶可說也大縣典史之缺悍然張主欲留以陞大驛驛丞其應選人員則沮抑之或反以竄

絶驛分處之多至無所控訴姑乞　恩開住遞俾遺年勤苦不得以享一日之榮豈我　皇上欲使物各得所之意哉衆口傳議謂亦惟視賄賂之有無為扶持之頻異耳欺天罔人負君誤國臣不知鋐之所為何如也　陛下誠以睿明普照復即臣之所聞見者參之則鋐果忠乎奸乎果可以不速去乎進退之機臣知　陛下不崇朝而决矣夫臣家居三載入科甫及數月固非有積憤夙怨於鋐者也臣聞君之所愛臣亦愛之其在狗馬且然況大臣乎則欲相忘于無言者亦臣之心也比年以來又聞一忤鋐者則立中奇禍不然亦以漸去其或僅存十無二三則臣亦誠

危矣然臣不暇自顧猶諄復爲　陛下陳之以鋐之
必去爲快以去之不速爲憂蓋君臣之義憂樂同之
大奸當路群枉門開冒瀆公器而爵祿不足以爲天
下勸庸非　陛下之所憂乎則臣亦焉能默以爲容
恝然自便耶伏望　陛下諒臣愚之匪他俯採末議
大奮乾斷將鋐亟賜斥逐以絕姦謀仍乞　命下明
正其罪宣播于朝與衆棄之使天下曉然知兇惡之
斷不容于　聖代而千萬世之下永仰我　聖明之
爲不可及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罷姦佞以勵臣節疏　　王廷

臣惟禮義廉恥立國之四維刑賞予奪君人之大柄

匪四維以攝之則風派波靡其漬靡極匪大柄以馭之則啇惡長奸其亂將大歷考古昔聖帝明王臻美當時垂休百世率由是道莫之有改也今陛下明聖洞燭幽隱收攬威權親握大柄雖古帝王何以加之陛下之臣乃有不公不法冒姦惡以叨大位亦既暴白之矣陛下亦既洞悉之矣而猶使之自決隄防自破廉耻強辯飾非靦顏在位是不能不吐露血誠仰望陛下早為之所也近該科道等官交章論劾吏部尚書汪鋐在任奸惡情狀該鋐自陳乞休節荷温旨勉留臣仰見陛下推誠待物以禮遇下一以全大臣進退之體一以養士人廉耻之節甚

盛休也臣聞賈誼有言曰上設禮義廉耻以待其臣而下不厲節行以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汪鋐若果以禮義自防以廉耻自勵當不惡人言披瀝誠悃再四陳乞必於求去則 陛下優容之體大臣進退之義兩得之矣今汪鋐自陳畧無懇詞且強為飾辯大肆猖狂全無忌憚臣聞宋仁宗待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至今相傳以為盛事今鋐處 聖明之朝敢肆其姦使貪鄙之狀掇拾奏辯欺藐 朝廷天下後世其將謂何臣實不勝憤忿其汪鋐姦惡諸臣已悉言之臣不敢贅惟究其奏辯之跡必欲上挾輔臣旁及僚友下連司屬以

圖根盤蒂固之計人皆指為神姦鬼猾牢不可破臣則知其實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為而鋐耳心為之決裂甚矣其髒諸臣劾已者俱指為挾私夫挾私與否臣不能知然使鋐平日果正大光明清白自持人雖欲挾私有言將以何為指實鋐不自引咎而惟欲以挾私一言鉗制言官之口古來姦臣肆惡堵塞言路皆此等之言為之也近閱其語曰御史出外巡按自有許多政事當幹不在進言臣閱之實驚且駭此實李林甫專權誤國之術而鋐取以自用耳昔李林甫作吏部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

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輙斥去悔之何及時補闕杜連上書言事即黜為上邽令自是諫諍路絕而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任李林甫之所為矣今鋐以林甫自待臣不知其視 陛下為何如主也至於所言欲禁偽學此尤奸險兇惡敢於無禮自有宋大儒闡明道學之統我 祖宗列聖及我 陛下聖聖相繼以道化民而於申勅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之諭猶拳拳焉道久化成天下之士方知講明義理砥礪名節有所勗而勉於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惡今鋐欲以此為禁將欲使人盡如鋐貪昧無恥蠅營狗苟桎梏於貨利不顧禮義不惜廉耻然後為善耶

何其不忠之甚也昔漢桓帝誤聽牢修而有黨錮之禁唐文宗誤用訓注而有朋黨之禁宋哲宗寧宗誤信蔡京韓侂胄而有姦黨偽學之禁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至今言之猶足酸鼻漢唐宋之天下竟以滅亡載在史冊一一可觀也今鋐欲取以誤 陛下臣不知其視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反覆觀鋐之疏其姦惡無恥具可槩見而 陛下猶不即斥去尚使供職者臣仰觀 陛下之意欲存大臣之體以聽其自決耳然禮義可行于君子而黜罰當加于小人臣觀汪鋐之意決不能自裁以義懇切求休以仰承陛下之休美何也臣有以驗之而知其然矣往年汪

鋐在都察院科道諸臣嘗糾劾其奸惡至斥為面帶千層皮鋐乃強顏就列動輙肆辯今復蹈之是　陛下之所知也不知累朝大臣被劾曾有此論辯否乎被劾人員不許論辯所以防姦撤壅故　祖宗重禁之今被劾論辯實自鋐始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一也後遇吏部尚書員缺鋐乃自陳才能獻於　陛下以求任用其轉吏部亦有繇　上陳臣猶記其語曰使臣十年不死得以十年在部而天下有不治者請斬首以謝不職之罪夫天官冢宰人物之權衡　陛下所慎重而不輕以授人者也茍非其人一日不可使居其位而况可以自售得之且使之十年在[illegible]

鋐之意不過欲媚假　寵招權納賄行私報怨以
肆姦惡耳其為此言誠溺于其中而不覺也此知其
不能懇切求退二也夫官階之可予可奪　陛下實
主之也臣下何得而專之往年　陛下賞有吉責吏
部矣為汪鋐者自當輸情服罪祇候　明旨可也却
乃先詣權門長跪乞憐且曰汪鋐得吏部尚書是老
先生與的全仗老先生扶持其跟隨官吏莫不掩口
非議一時士夫傳以為笑雖卒以嫁禍而鋐之行檢
益彰於人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三也夫由前觀今
則汪鋐姦鄙成性無耻自恣若非待　陛下明示譴
發彼必貪昧隱忍戀榮慕祿且或不免有長跪乞憐

如昔日之所為者是不惟有負　陛下待大臣之盛
心其為汙　聖朝清明之化損國家威重之體亦不
少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
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曾謂以
患失之鄙夫而可使之冒大位列清班乎且冢宰者
百官之倡也士風者治理之機也上古所以稱治者
以士夫尚廉恥而風俗厚也後世所以不治者以士
人寡廉鮮恥而俗薄惡也今之士風惟奔競交結阿
諛趨諂之為務而禮義廉恥漫不知為何物若汪鋐
者前後論列幾數十疏且猶偃然在位恬不為怪談
笑如故攙辯不已是無禮義廉恥之尤者也今其六

惡已敗露矣　陛下若不亟去之則在朝諸臣將
益傚效成風廉耻道喪實不知其所底極故臣欲
陛下亟去汪鋐者非有深讐宿怨於鋐實以百官表
率之地非鄙夫壬人所宜久據而强辯無耻之臣尤
非　聖世所宜有正以導士習而勵臣節也孔子曰
遠佞人記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是
無非言斥邪遠姦實乎治天下之大機括也伏願
陛下俯鑒臣下之奏深惟治理之原察汪鋐姦佞欺
負之狀早為罷黜別選德望素著老成廉靜公靖直
亮大臣一員以充其任使凡內外大小臣工知有姦
佞無耻如鋐輩者決不容于堯舜之世而相勉為善

不敢效尤則士習可端風俗可正而太平清明之治可坐致矣實天下生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幸臣冒瀆　天威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褫奪跋扈權奸疏　高時

近該巡按御史車邦祐等遵奉　明旨查參翊國公郭勛招納亡命兇徒濫開違法大店擅收私稅酷用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貨物百計覇占軍民房屋貪賄專權召災致異等項不法事情據實具奏仰惟　聖明洞察弊源著勛從實回話續該都御史胡守中亦將郭勛奸黨董情串結縛事旗校暗握廠衛機權冒占官軍侵欺糧餉嚇詐各商資本貪濫包攬工價征

悖不忠抗違　明旨怨望不領　勅書等項欺心悖
節具本論劾欽奉　明旨着令鎮撫司一併勘問見
先後　命下之日京師兆民賢愚老幼相向歡騰皆
云老奸巨猾帝固根深賴我　皇上離明乾斷一旦
與民除害逆析奸萌百姓之福也是以輿情公法律
之勛之罪不容誅矣玆者僅蒙　皇上暫令認罪回
話姑待勘明處治此實　聖明御極頓挫奸雄之道
必有深思遠慮非臣等愚昧所能窺測顧爲勛者法
當惕然省感吐實露情辭避兵柄哀乞貶竄贖免重
辟猶難逭於放殛之譴矣夫何郭勛文過逞奸執迷
不悛數日之間連章三疏撫飾妄辯中間情實忿戾

一則曰臣實不敢深懷怨望在　聖明固以盡識其微而狂悖支吾端不止此何必又勞　皇上賜勑等語而已欺天罔人聽言可以觀志臣不知其何心也意者勛之恣肆飾非尚謂守中邦祐所論事情未得肯綮緊要若可巧言遮蔽殊不知蹤跡敗露欲蓋彌彰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梗槩夫以勛之罔利無厭言之如南京東南財賦之地淮揚魚鹽饒腴之所臨清徐州德州亦齊魯會通貿易之區也勛皆置有私店同夥計興販群聚充斥道路水陸船車各懸翊國公金字牌面騷動地方關津不敢正視侵漁民利歲入鉅萬而貪夫谿壑難填之慾可謂無遠不至矣

且以頻年剥削畿輔軍民膏血已盡雖至　朝廷近
侍內官房屋勛亦任情吞併全無顧忌如南城水頭
華麗庄屋一所田連阡陌值銀三十萬兩此則勛之
白占近故蕭敬太監之業也東城沿溝衚衕大宅一
所中間古銅玩好之器不計其數又有城外庄田二
處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魏彬太監之
業也城外八里庄房屋田園一所值銀十萬餘兩此
則勛之白占近故韋霦太監之業也城南八里莊輪
輿膏腴墳守田園一所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
占近故甯瑾太監之業也又如太監溫璽物故家資
玩好值銀十萬兩勛則用强奪取過半又占庄田一

處值銀萬兩冤抑無伸蓋將各宮一應護　勑御祭
龍碑毀廢無存所創庵院寺觀殿宇祈田改造庄舍
孰敢撓阻盖由郭勛威力暴著凡有觸其怒者欲求
止於破家而不可得所以聞風戰懼不但犬馬之畏
猛虎也人言但願得罪於官府不願得罪於後府勛
之忍心害理當何如其為報也且以運糧船隻成造
工價不少　國家賴以為用勛則每年慣使黨惡光
棍緊將銀貲捱借運糧軍士按月收息幸其浪費貧
窘逼勒就將官船准折私債不論船之大小新舊一
槩拆卸變價是誠何心哉權奸之惡貽患于商賈貽
患于畿民貽患于內官貽患于漕運從此不治日久

月深殆將無所不至矣民之蠹國之盜臣不圖見於　聖明之世也以上貪饕大畧是又出于御史車邦祐聞見之外者矣又以私植黨與言之郭憲郭勛通同壞法嘗爲守中所論矣若夫勛之坐地運籌籍爲謀主則有逆黨張綵嫡弟張維亡命生員楊紹言罷斥鄉官錢俊民翁守洪喇虎高廷寧一舞文弄法擬置行私五人尤爲無賴中之巨魁至於託之心腹可備緩急之用者又有橫豪官旗人員陳琭孫聰梁永濟彭福李福鄒經劉宣柴鐸郭鎮黃曙韓傑李魁陳益趙勲王業林邵賓申鑑司昇王胡孫應乾李濟王月李昂李秉馬奎張鑾莫非雞鳴狗盜之輩也若

夫布為爪牙生事害人則有提從孫錫孫澐裴應龍袁允瓚戴保光周路王三孫淮來福邵宗桑李茂日逐走透廠衛消息訪察詐財為生則有刁潑校尉劉玫李淮呂保居鐸梁木等狐假虎威軍民切齒且有剋剥官軍極其狠毒興言至此真可流涕每年河南山東等處春秋領班都司到營要磕頭銀二百兩領班指揮磕頭五十兩管隊千戶寫字旗軍各伍兩辦納若為定分要之皆非各官之已資也却將班軍行糧賞米一一扣除交送明白方免綑打恥辱凡遇外衛二價無措明縱孫聰陳球用强捱借低銀每一百兩先扣保頭銀二十兩互相影射完工一侯官軍班

滿回衛輙便[illegible][illegible]詞狀或差管工把總守催責令入衛監併加倍追收辟償私債以致原籍軍餘貧窘徹骨而轉徙流離者踵踵也朂之貽患及此可謂忍矣又如京衛官軍未盡派撥工所盖 國家節養餘力優恤軍士之渥典也柰何郭朂私室計日役占者不計其數聽信校充跟用者有之仍令辦納月錢者有之買關回籍者有之修造房屋庄田凡有一技一能手藝軍士莫不輪番役使止給食米一升皆隸隊琭孫聽置有私簿挨次分派含冤動動控訴無門損壞營務實由朂始盖朂既叨掌管府事又兼提督京營全不仰思我 聖明眷注者何如而朂顧可以為是

也是其上孤　君父之恩天理人心泯滅盡矣再照郭勛舉動乖方機緘叵測踪跡可疑者非一是也且如重犯張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宥平人稍知畏法者自能遠避嫌疑以圖保全身家勛為閥閱權貴與之交通代伊管理庄店家私如此存心豈無所為也我京師舊制不許堆積糧食律法必有深意勛之莊第貯蓄雜糧各以萬計可謂多矣又如各倉每月放糧之期人人隨處糴買多方私自封殖有積無散此欲何為律開違式器用不許擅制勛先年令[illegible]遂絲[illegible][illegible]存節鑄造流金圓爐六十面發藍方爐四十面又常造有金銀山等項僭擬物件臣庶之家不知作何

何用然其僭擬玩法尤駭觀聽外國不許交通關津不許阻隔亦禁例也勛則拳拳然必欲革去巡關御史又令家人李福孫錫王二等潛住朶顏邊郡販鹽販茶買馬交易恬無忌憚 祖宗法度森嚴不知視為何物是必勛之貪鄙克殘根于天性恭惟堯舜在上尚不格心感化 聖明今日不可不為之所矣易謂童牛之牿將以預防其觸也積豕之牙將以預制其噬也臣等伏覩 明旨責勛內云好生強悖無禮恬不畏法欽此則知勛之媒孽情狀自悉於 聖明日月照臨之下若無容言矣臣又竊謂小人為惡亦恐人知未及知猶有所憚也迨夫貫盈敗露人皆知

之矣然又不能明正其罪屈法姑容彼將安意肆志養成隱憂履霜不戒而堅氷必至天下之勢則然也且駙馬謝詔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鑭均一　朝廷勲戚罪犯輕重比勛爲次今皆置之明法而不貸者蓋以功臣外戚位望已隆則強梁難制故惡雖小而必治使人人不敢犯也夫勛之過惡深重無以加矣要之羽翼尚多聲勢威權與昔無異一時執法問官未免遲疑觀望事體尤爲不便中間疑忌幾會所在不可不審　聖明天縱高出尋常萬萬臣等何敢多言伏乞　皇上大施剛斷早奪郭勛坐府督營權柄勅下錦衣衛將首惡郭勛一干奸惡人犯拏送鎮撫

司同前謝詔張溶等一併究問明白不許回護狥私
從公具本奏請　明旨治罪將見軍民之冤抑可伸
奸邪之黨類自散禍胎永絶　國法昭明而　宗社
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
内脱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
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
調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
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以往之年
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以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

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　請誅賊臣者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於胡虜凡有害於　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胡虜者犬羊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言嵩

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
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
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為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
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可也豈意因言者之
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　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
忌憚之為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叛道取天下
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　皇上敬天之誠
格于　皇天上天恐奸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
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聲不息占云大臣專政然臣
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
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心不

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
于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
應于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　上天仁愛
警告之心亦恐怠且狃矣不意　皇上聰明剛斷乃
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亦不省悟
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
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　殿
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
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　聖子神孫計至

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
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
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
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
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有
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
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
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
于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
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
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蓋任

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别本帯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　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於感　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

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

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

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

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

臣以已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

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

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

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

已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

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

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撲置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

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皇上之
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
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
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
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滿
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
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晁稟事於
嵩曰昨御史蔡朴㕘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
具揭帖與東樓閱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
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
分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

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慣庸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倉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因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

不明嵩為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黄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令任職管事有武選司貟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

進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　京得掌後府印信
黄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
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
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
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會冒科道
則劾之在嵩會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
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　朝廷之軍功五
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
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
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
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卅兒

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嵩自嘆以為養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道歸咎二

絶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拏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睒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

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言

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嚴其言又且如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手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

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
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
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
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
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
亂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儷逆瑾用事始為少變
皇上即位以来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
諂諛以欺乎　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
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趦趄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
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illegible]

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汚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

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歗之聲遊觀燕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 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月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

捨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龍絡强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

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愞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尚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牘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於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

部言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㧞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擬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

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
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
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刼然於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
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
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
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
然不知　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
位則爲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
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
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

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抑顧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癢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

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　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内賊既去　朝廷可清矣將見胡虜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嚴嵩之誅必畏　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况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繫俺答之頸梟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虜患何憂其不絶乎内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之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

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内賊者則 皇上
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 皇上再生
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究正輔臣冒濫軍功疏　周冕

近該工部尚書歐陽必進 奏爲員外楊繼盛論劾
輔臣嚴嵩懇乞 天恩辯明無干事情以白心迹事
奉 聖旨覽卿奏知道了嚴效忠事情兵部查明來
說欽此臣濫廁武選職司功次稽查冊籍聞見頗真
不忍含欺以負不忠之罪按大學士嚴嵩平生心事
兩京科道及部衛各衙門等官數其事而責之其說
已詳且盡臣不敢再瀆 聖聽謹即其冒濫軍功一

事為陛下陳之臣卷查嘉靖二十七年十月該通政司連狀送據嚴效忠告稱見年十六歲係江西袁州府分宜縣人考會武舉未第志圖報效本部咨送提督兩廣軍門聽用訖未及年餘該鎮守總兵官平江伯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稱嘉靖二十八年廣東瓊州等處黎賊勦平差委效忠赴京報捷即比例將效忠與做錦衣衛試所鎮撫未及月餘隨有嚴鵠告稱有兄效忠患病不能受職情愿與親弟嚴鵠替又告稱效忠前項軍門斬獲首級七顆該陞二級與做署千戶題奉欽依備行去訖臣任職方協司郎中時因見邸報指問嚴效忠為誰皆曰內閣嚴嵩家人

也又指問嚴嵩之詐皆曰嚴嵩之孫世蕃之子也臣
聞之不勝驚駭意以嵩為　朝廷輔臣受　皇上寵
眷至厚其子官階已崇其孫亦多庇廕天高地厚之
恩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豈有令家人報捷又令其
孫冒濫軍功之理竊疑不信既又聞士民傳言道路
這次兩廣功次有嚴閣老家人姓名在內原未有人
親去平地妄功得官臣始信人言不誣憤悶不平久
之不意嵩居宰輔表率百僚乃惟知為家謀而不知
為國謀敢效市井之行忍壞　朝廷之法一至於此
臣以事非職掌不敢以言今幸　聖明在上因尚書
歐陽必進之奏辯　勑下本部查明參論嵩合當任

部查明　奏請以聽　聖斷可也其子世蕃乃私創一稿令人封送到臣皆一片虛詞與堂稿多不相合欲臣依從題覆臣深憤往事皆非真實上下蒙蔽緣以為奸臣欲明目張膽直言無隱以上聞於　宸聽顧恬不知畏猶自作稿欲部聽其指使欺罔之心可容誅我天地鬼神鑒臨在上其稿見存可以對證臣請折之如曰嚴效忠果有勇敢何不咨送宣大之近而惟送兩廣之遠如曰效忠曾考會武舉未第何本省無起送公文今又自開民人不言武舉之故如曰效忠果係鵠之親兄世蕃[illegible]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言此滿京士夫軍民所共知如曰效忠果世蕃之子據

當時通狀止十六歲豈有能赴戰陣親冒矢石之勇如曰效忠斬獲首級七顆有軍民將士未有斬獲之多者止宰相一孫獨能勇冠三軍遍收七級之功如曰效忠對敵右手中傷左腿砍破計二月二十五日方在陣中不及一月差委何其身體略無他恙即能飛報軍情于萬里之京師如曰效忠到京僉鎗舉發近日疾故何以嚴鵠替職之日止告不能授職而又揑添病故之說如曰效忠試鎮撫之官當替况奏捷之功止終本身原無承襲之例如曰效忠功次當併見行事例當先奏　請何故止用通狀而逼迫同官以行臣訪得原無嚴效忠親赴軍門聽用嚴鵠原非

效忠之親弟其奏捷皆詐添之姓名其功次皆買奪之首級千計百較神出鬼沒無非做成圈套以為嚴嵩造謀欺罔之情明若觀火有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將誰欺乎其歐陽必進嵩之鄉曲陳圭係世蕃親家依阿朋比預為之地誰謂其無盖豁壑之欲巧詐之術發端于嵩之權奸濟成于世蕃之詭譎者尤甚于嵩嵩之惡已無所不至況加以其子之惡中外之臣順之則有喜拂之則有害一惟其言莫違罔不畏之如虎即此一事其他罪狀可勝言哉昨世蕃又封一帖與臣云昨稿明日即上本勿遲盖恐朝廷因遲致疑等語仰見皇上所以待嵩者真如股肱心膂

未肯有一毫疑貳於其中嵩亦以　陛下待極甘
大言遍難以搖動故欺上罔下之事公然肆行略無
所忌憚于外今乃自知事出虛詐有干軍國法典懼
日月之明奸莫能逃是以惟恐因遲致疑踪跡敗露
自懷疑而不能安也天地鬼神昭然在上其帖尚存
可以對驗臣竊思　祖宗之法有汗馬勳勞真正擒
斬者方准計功陞賞所以鼓舞將士為萬世不易之
法紀猶慮有法外之遺奸也又參之以買功買功奪
功之明條行之既久法為甚嚴　累朝以來未見宰
相之孫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惟咨送軍門而且捏
添名姓以無作有是大壞　祖宗之法者自嵩始惟

嵩以輔臣冒濫于其前是以蔣應弼唐國相以卿貳
之臣亦敢冒濫于其後　陛下方追論之內外人心
少知警畏今嵩之冒濫若不究正將來效尤誰復禁
乎在　陛下無一毫負於嵩在嵩之負　陛下已到
十分極處　陛下以天地之心尤欲望嵩之不欺臣
恐不可得矣臣與嵩原無夙怨臣雖至愚非不知含
默可以免父子之毒害但功次真偽係臣職掌將來
襲替皆本於此今日甘為嵩之奴隸則得罪於天地
祖宗得罪于天下萬世之公議　陛下他日追論甚
罪臣雖萬死亦何能贖是以寧盡言以致彼之害一
敢畏忌隱默以負　陛下官使之責以孤　朝廷

養之恩是忠於　陛下之職分也嵩見臣之言必[illegible]
為他説以自辨以激　皇上之怒以中臣孫危之禍
伏望　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　賜究正使内外臣
工知　朝廷之上有森然不可犯之法則賞不加于
無功而將士知勸　朝綱整肅選法清明臣雖隕首
亦無恨矣臣無任冒昧恐懼戰慄待罪之至

乞察姦邪以光安攘大業疏　　吳時來

連日伏覩　聖明以邊事為急將各誤事之臣究問
大小臣工無不忻躍昔舜四罪而天下咸服文武一
怒而天下舉安正　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尅剥
軍餉以餽執政之臣罪也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

交結通同上欺 人主下壞邊防撰其所自厥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臣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不以告是之謂上負 天子也臣不敢也臣聞四郊多壘士大夫之耻宋臣呂蒙正尚以四方無事蠻夷賓服自卜相職之盡人問其故直以為我無他能可見惟知為國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已今夫學士嚴嵩輔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由吏兵二部則輔臣不宜下侵其事今既下侵其事而引用匪人以致蠹國害民邊事日非誰之過歟嵩年已耄志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惟有黷貨之心不自厭足私令其子世蕃入直托言書

[illegible]國政擬票揭帖盡出其手　旨意未下先
以傳播人口世蕃亦每每先以示人不知辭避嵩曾
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如此臣謂　聖天子明明在
上萬機獨斷即有一二謀及宰執嵩宜自竭其愚不
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自當避嫌不應窺伺
幾微以市恩欺人於外也濫引伊親萬寀爲文選郎
中方祥爲職方郎中彼此爲奸賄賂公行吏部推一
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兵部推一官
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世蕃何曾有思
報之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父以忠於
君上我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不論他趙文

華萬所引用也征南回時將銀二萬兩銀絲帳一牀送與世蕃嬖妾二十七人各金銀首飾一副世蕃猶以為未足文華告病踈草即世蕃為之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文華且馳驛榮歸矣張經之被逮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銀伍百兩送還經弟張中州名曰路費夫經 朝廷之罪人也若非先前受其重賄死後何為贈以路費乎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經且幸保首領矣王汝孝薊州失事將銀三千兩倪檢討梁紹儒過與世蕃止問軍罪當有給事中袁洪愈劾去紹儒特畏世蕃不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揚巡撫即行吉安府將銀三千兩送

不及數月賍報方急而克廉果
去年給事中張燦乞要久任盖指克廉特
言之耳楊順誤國欺君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
而三蔭其子既送監讀書又為錦衣千戶及百戶乎
人言陞賞一次順共用銀三萬兩方祥以贓方司承
行亦得二千則三萬之多必無疑矣臣思　聖天子
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蔭子之典
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以誤　陛下也
吳嘉會修邊冒破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驟
陞三級連蔭三子乎人言嘉會將修邊銀兩打造銀
器五紅送與文華轉送世蕃曾被尚書萬純面折其

事今御史萬民英言其鑽刺結援盡其所鑽所結非
世蕃而誰臣思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
矣必不肯輕以蔭子之典濫加嘉會有罪之人必世
蕃誤嵩嵩因以誤　陛下也夫為　朝廷弭盜安民
於外者不過文武諸臣然而以督　　為首　朝廷之
激勵人心者不過曰賞曰罰然而以得中為權今為
賄賂之行可以免罪可以脫身又可以陞官蔭子亦
何難於尅軍民之脂膏以博顯榮而復樂於任事壬
葬以為　朝廷圖久安之業者我邊事之難人人
之若畜其難必須自盡其力不能則繼之以死
作貝宜自度周効以聽其罰於　朝廷但不應

莫大之罪以竊非常之恩今日陞官明日蔭子欺罔
天庭一至此極也今之軍民貧困極矣謀國者既乏
長策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掊尅而又酬以陞賞之厚
典焉是卒賊之来以爲市也不亦深可痛哭流涕乎
故今邉事之不振由於軍民之窮由於上官之貪上
官之貪由於謀國之無人拔本塞源之策願 皇上
察之也昔楊溥相業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家蔵
十萬金今嵩之貪汚萬萬楊溥而世蕃之狠暴過於
楊因每月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斥道路絡繹不絶
其果何所從来哉萬寀方祥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
百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也伏乞 勅下

九卿衙門提證如果臣言不謬將葛成歸田里以存
國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　國法庶幾　天討彰而
弊源清將內順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掀揭古今於
南倭北虜無難矣

亟處奸惡以謝天下以靖虜患疏　張翀

臣自幼讀書知君父之恩大於天地每懷忠孝欲報
明時耿耿於中久矣臣自二月以來病卧在床屢聞
邊報甚急錢糧空虛至歷　聖慮求所以備邊禦虜
之宜久安長治之策臣因扶病強起感激泣下曰
聖明求治如此之勤憂民如此之切而下有奸臣重
負　國恩使　朝廷美意不能下究今天下臣民役

痛入骨髓然皆畏禍之威愛已之死既不敢言臣一人
畏威愛死亦不敢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其如　君父
之恩時事之急何哉廼敢焚香具疏瀝陳血懇誓布
赤心仰塵　天聽語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察之
憐之臣謹按大學士嚴嵩　陛下任之甚專優之甚
厚以貴則位極人臣以富則貲蓋天下錄其子至工
部侍郎錄其孫至錦衣中書賓客盡啓顯要親戚盡
衣青紫古今以來可謂極榮遇矣犬馬尚知報主而
況人臣受知　君父又極其優渥者乎報恩且不暇
而況又恣行貪險大壞政事乎臣不暇歷舉姑以今
日邊情之所以急錢糧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

本於嵩所致為　陛下陳之何謂邊情之所以急
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乎邊鎮而已而邊鎮諸
臣皆由公道推舉各得其人則必能留心邊務何至
今日惶惶哉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盡由賄
賂所得方其未推之先俱不論其才但關節通於嵩
者該部乃敢以其名上及其既推之後俱不論其功
但問安勤於嵩者該部隨即以其名陞托名修邊者
非實修邊以餽嵩也託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
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為功或謂入為遁覆沒全軍得
以蔭子戕殺平民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
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為廢壞如此則

醜虜安得不橫邊衛安得不困耶臣竊謂嵩不罪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為也何為錢糧之所以乏　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取之戶部而已茍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需而嵩不重責常例似亦足用何至今日大費哉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為事豈肯取之私家必至尅減軍餉朝出戶部之門暮入奸臣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餽嵩矣臣每過長安街即見嵩門下無非邊鎮承差齎餽絡繹日以十數計未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即嚴年之富已至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

嵩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 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為所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竭四方安得不窮也 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亦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柰何今日之人才又為嵩所敗壞無有底止乎蓋自彼輔政以來不顧 朝廷名器為紀綱所在惟知私家囊橐大開鬻爵之門其子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藉父虎狼之勢凡百貪惡害人罔所不至故一時無恥之徒如梟攖腐如蛆吶穢或在內也則圖為毀官終日干謁於

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為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與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然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来養士之節其廉耻禮義盡為萬所敗壞一至于此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忠貞為國愛民憂時耶臣竊謂萬不罷則人才日下人才日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為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為其所壞如此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奚益哉雖然不但巳也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正其才足以濟悪附巳者不顧公論並登之顯要不附巳者

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盖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也既不敢言然後益得以恣其兇惡無所顧忌忠義之士安得不悒忼激憤懷深長之憂也臣嘗讀宋史至仁宗之朝夏竦在位當是時元昊陸梁女真犯順于是歐陽修論竦奸邪傾險懷詐不忠仁宗逐罷之蔡襄言於仁宗曰陛下罷竦之日士大夫賀于朝萬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夫退一巨奸使人心踴躍如此則忠義奮發群策畢擧又何憂乎元昊何畏乎女真哉今 陛下聖神剛健卽堯舜禹湯文武不能過豈宋仁宗所能彷彿其萬一如曩者亟黜奸臣趙文華當時百官兆

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咸服　聖神明見萬里
以為太平盛事今嵩者又文華十倍歛怨已深不可
不亟處以謝天下者也况今虜騎縱横東南未靖府
庫空虛天變屢見正人心恐懼之際若不先因其怨
惡速加罷斥則不足以謝天下又何以鼓舞忠義責
其成功哉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如果臣
言不謬即　賜罷斥則人心歡悅猶有過於蔡襄所
云者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攻
自清邊防立見其固錢糧立見其足人才立見其正
矣臣區區之念惟知報　主與嵩素無怨惡豈不知
言出禍隨况臣孤身萬里抱病且久少加譴責即性

命不全母老妻幼派離異鄉豈臣之愚不及此哉但
思古人忠君愛國凡有益於社稷雖捐生為之臣以
是惟知　君父之恩為重平生之學為重而不遑恤
其他也惟　陛下察臣之心赦臣之死罪臣不勝悚
懼之至

[illegible]卷之六十[illegible]終

權姦二

早正奸臣誤國以决征虜大策疏　沈鍊

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邇又陽言入　貢陰懷故智致虜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北伐此固　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群臣之所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　廟筭方今　廟筭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　國重

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略以為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為自全之計人有欲為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謀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為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為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

将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効敵以
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己
愛民以私而爲公乃令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
日矣　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
曰由我而罰之也于是人人皆思所以討嵩父子之
愛憎而不復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
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将官之賄以開邊隙之
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令　宗藩失職罪之二也
攬吏部之權奸贓狠籍至于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
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
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

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蠹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為國之心頓然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　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況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為公室之臣實為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為邦謨者少有骨鯁

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藉能陰擠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堅于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于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去贓墨之吏無庸也身為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至于丁汝夔之失事乎廼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者然虜

賊之稱　貢也許亦来不許亦来而　朝廷之出兵也来亦伐不来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　朝廷之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以倡為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為欺　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　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伏劍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亨酋不足滅矣邇者颶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乾剛

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惓惓激切之至

糾劾誤國輔臣疏　王宗茂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服從矣頃年我 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怠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南牧仰賴 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軫念度支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為 陛下之鑒察或為言官之論列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舜之明目達聰禹

之去邪勿疑何以加焉但豺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薙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爲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京師乃四方之極宰執爲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而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中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將敵國其敢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懇懃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

將有意雝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愽傷善之釁深所以自有國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来雖有明君而爲奸臣蒙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太祖深鑒前轍首罷丞相恐致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恥之行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持國柄叨攬朝綱凡有奏請多資其判决一應陟降聞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露一命之榮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酬殊遇尚懼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敢根蒂盤固氣焰薰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贖貨

爲長策以彌縫爲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爲智巧宥往昔之所戒以爲行能賕通萬國寃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爲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唾罵神人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旦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貶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顛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若將帥之府邊陲之管嵩攬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名

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計
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閙多安静而營求之
感其恩者至於歲時皆来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
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
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
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勝應表借刁琛銀
五百兩充爲饋送即除廣東徳安州判官未及到任
物故此債尚未完至今告償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
三桂遊罪来京潛住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萬寀私宅
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寀恃鄉曲伊親百計求免寀既
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即令外官之

陛況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績但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疎密是以方正志謀之士或不得　陛下之用耳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巳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田籍其他財物玩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曰請老爺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于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逕尚無置處盖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見其間發藍金銀美人髙二尺五寸許者并金鈿燒器狼籍卓下皆雲南之物而遠集於此不知陛下宫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於州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撥獻地宅不遑[illegible]

閒相府之後別置空室五間下鑿一丈五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炭煤炭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　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謀畫若以此而謀　國尚何不藏之有此萬誤負之罪四也如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路其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即綑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督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于閘壩商舟未有免其破碎即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盖懼狼僕鄉里之擾害也此萬誤負之罪

五也如　陛下所食太牢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王食以費天下也嵩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錯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飲宴九夷四方之待嵩有甚于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　國家之事皆由于彼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　主憂臣懼之日卧薪嘗膽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謠云滕子在門前宰相還要錢雖北狄亦聞之可謂　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順之謀乎都人兒童稔聞其黷貨病　國之久亦為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来早與来遲

蓋嵩積惡之極孽貫之盈負 恩之殃不小實 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於 陛下而但祈假手於上天也為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無可柰何而求乞降禍于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負之罪七也如 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大倉空虛雖各處 王府苟有羨積亦奉 表輸納以助軍需盖以見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 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 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為裕 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谿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為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惡凡為乾兒子三十有餘其蹤跡尚藏猶可訾

省以責後效臣且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數
則其已敗露者也即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
者可知也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
有同一本之親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
可勝述夫富貴者　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能
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　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
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
然有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
痛恨太息于天下者茲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
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
邇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盖

天下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剥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叅糧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其弱兵如此又安得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箠及鷄豚嘷㤀之聲徹于蒼旻是以家之賦稅既有常數而私門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斂之于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

受若固有之視之若不甚惜而不知箠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倘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于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于傷　天地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于嵩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于陛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真不如嵩哉蓋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于無用祇見其多而為害之甚耳　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

用盡去此蠹政惑衆之臣以培　國之元氣乎臣又
聞數年以来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
足以售其奸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為
立仗之馬不為　廷梃之罷則為遐徼之卒苟有身
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用之言以買必死
之慘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為行人
時每聞臣廣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恩
懼出位邇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廁當言之路遭遇受
言之　君既知奸慝復為緘默則臣尸位素飱之罪
既不可逭而　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為人而列
之於　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山

眷眷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派毒乎民　陛下爲　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恒日升之聖而暱此朝不謀夕之奸臣不知天下後世將以　陛下爲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蓋既以身許　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況於毒民以逞誠非細故爲邊開釁每由斯人可隱忍自全以貽　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儉人無才不足以動人主一爲所動非疎遠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然進言在臣聽言在　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左右爰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脫口刀鋸

伏馬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 非不知蒿
之數十假子待蒿而舉火一庖或去諸孽安附則所
以為竊符之救井石之下者不知其幾也臣既為几
上之肉其後不遑恤也臣 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
神以蒿之富贍頤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
何討焉臣 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
其妻孥之為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
苦有甚于天下臣民惟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殊非
太平之象將為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木
有甚于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為不遠
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于臣之生

美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嵩之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為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死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奸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 恩榮作養之德每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當言而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班綴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 俯鑒臣言將嵩速 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許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為百官之長四司為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得

以淆其等鑑不空則姸媸或容以遯其形此進退人
才之根而古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厠乎其
閒者也寀既以奔競而爲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
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覿明受不辭遂使中外
唾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爲金帛之府聞 京師有小
萬之謡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寀又以邪僻濟之則
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況頃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竽華秩固宜上體 一
人之憂允稱百僚之式使來享之遠人聞之凛然有
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穢墨如此傳笑四方何以示中
國之清乎且 朝覲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僞夫

必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并將萬寀亟爲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斯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蠻方可遏矣臣感激于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無任戰兢隕越俟　命之至

罷斥奸貪以清治本疏　徐學詩

頃者逆胡犯順入侵　畿甸焚殺之慘前所未有致厪　皇上勑諭文武群臣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昨又蒙　聖諭示諸府部院科道欽此仰見　皇上憂勤惕勵之誠先事預防之慮群臣莫不震疊思效條舉目陳而未嘗有探本之

盡言於　皇上者臣備員郎署非不知隱默遷延可
以苟祿全身而出位言事罪當萬死伏念委質爲臣
身非巳有覩事積忿義激於衷又遵奉　聖諭人皆
盡言所以不避貴勢冒死陳之臣惟外攘之備在於
內治之修然內治之要貴先端本正原歷觀前史得
人則理匪人則亂其應如響今照大學士嚴嵩位極
人臣職司政本奸險莫測貪黷無止以內勳貴之交
結以外群小之趨承賄賂填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
職自布按參遊以下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
每一遷擢例索銀千兩諸他珍奇玩異之物尚難數
計蓋不如是即不能安其位凡此非扣軍衣糧則剋

民膏血而來也故嵩每歲四季遣家人數千輩回籍
樓櫓坐船更番迭運檀役夫皂胥支關領沿河驛遞
州縣望風承順嵩輔政十年不為不久不為不專大
臣不法小臣鮮廉民貧軍剥日甚一日釀成虜患其
所由來漸矣而嵩猶泄泄焉自為得計日肆欺罔臣
嘗計嵩往歲條論序班龔桔等疏內無故自表云寸
絲尺帛不敢收受門下羅雀等語萬目所視萬手所
指将誰欺欺天乎然此特無事時耳見今虜勢猖獗
武備廢弛正宜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之日況身居元
輔世受　皇恩如嵩者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創
徃更新捐軀殞報圖贖前愆而何謬引佳兵不祥之

說以護　清門且貪饕如故恬不知畏薊州總兵羅
希韓奉　旨挐問嵩子太常卿嚴世蕃接收失事問
革李鳳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必將掊尅
邊軍取償倍利尚安望其練精蓄銳爲京師之屏衛
哉漕運總兵員缺世蕃又接年老昏庸郭琮銀三千
兩囑伊推補他日琮必將掊尅軍卒取償倍利又安
望其釐奸清弊爲漕河之保障哉此二臣失事老廢
衆所共知又當多事之秋一旦舉而委之重任聞者
莫不錯愕問故而臣亦得以知其槩又近日史館書
辦例與八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之先世蕃即邀
爲已功而預索顧布陳世良等銀一千二百兩　王

府科吏至瑣猥也舊吏未滿之日世番即為註撥而
預受盛競相餽三百兩故大而銓曹本兵之選擢起
用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預撥以世番權臨務托而
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忿痛心流毒滿目故
不能以悉數而亦不以瀆聞網利之家不遺鉅細誠
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前此輔相所未有之富也
夫嵩節蒙　聖上之優賚父叨一品之厚祿歷計不
下數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平居無事賣官鬻
罪賂遺請托之贓歷計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
不知足柰何　宵旰不遑緊要用人之際　京師安
危糧餉緩急所依賴之官而復賂囑李鳳鳴郭琮為

之不知嵩之心何心哉又自九月初旬以来嵩之私
宅後門增集車輛數十運行李出張家灣旬日未息
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嵩又潛自直所出私宅看發
女轎四十餘頂回去非嵩眷屬即世蕃衆多之妾媵
令潞河樓船一十三號滿載南還彼亦自知其非各
船封識悉假別衙門名號以誑道路臣聞君逸臣勞
又聞主憂臣辱嵩既平昔不肯任事以成　主上之
逸臨變又乏籌策以舒　宵旰之憂及事稍不寧人
尚警洶即顧其家屬重賄悉徙而南以先衆望於巳
得矣如　君父何負天地罔極之恩積神人共憤之
禍不知嵩之心何心也臣受職至今每接士大夫論

及嵩父子無不切齒痛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
敢牴牾誠以内外結成而世蕃狡鷙擅執父政諸衙
門奏　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關白世蕃而後　聞又
嵩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
以廣交自固乘機搆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詞便給足
以飾非強辯而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
而彌逢缺失其私交密會令色脂言又足以結當路
之懽心而緘其口即巨奸老猾鮮能逃其術者幸今
天威在上離照方中先經論嵩者不能顯禍於正言
直指之時往往托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臣
晚進不能悉記姑即目覩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瓚

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時俱蒙　聖恩寛宥而今安
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識度痡
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不測也伏
乞　皇上勅下科道備加詢訪指實參論如果臣言
不妄将嵩父子早賜罷斥别簡忠良委任責成　乾
剛總攬於淸穆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阻撓脇
屬之患天下官司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治擾之政
一舉可振内順治而外威嚴尚何醜虜之足慮哉此
聖諭所謂大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臣岳飛以
精忠神筭之将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不過
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而已况今四海一統

聖人在天子之位又何太平之難致然大臣不正而欲小吏之廉必不可得文臣愛錢而欲責武臣之死亦不可得今街衢小民亦相語云騾子到門前閣老還愛錢有口不敢言况陳列食祿者乎故臣不量孤寒踰分觸權於嵩無一毫私怨惡也倘涉虛誣甘受欺罔之誅死無悔憾

早除元惡以圖安攘疏　董傳策

臣近見北虜寇邊財用詘乏屢厪　皇上宵旰之憂至發帑藏濟急　聖意所嚮遂令言官糾劾邊臣累下　明旨究治此誠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敢於欺罔皆由輔臣嚴嵩之主持而言官所論未有

極陳元惡之誤　國者臣側耳數日寂無所聞言路
畏彼之中傷而愛身惜死故寧負　陛下而不敢負
奸臣耳臣知　陛下之英明神武非不洞燭其奸特
以輔臣尚爲優容令自悛改而嵩怙不知警負　恩
日深不思主憂臣辱之義益肆誣上行私之奸居位
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諸曹又
不能言　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不忠至此臣
竊私心痛之　祖宗舊制天下事許諸人直言無隱
況今有　君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肝瀝膽條列嵩
之大罪伏惟　陛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責在督
撫諸將官督撫諸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

得人之死力也今戶部所發歲不下百萬至為一切苟且之謀日不暇給而諸邊臣尚猶深結嵩心以求護已之敗所請財賦大半入嵩之家或以數萬希圖內轉或以盈箱冀掩喪師展轉饋送殆無虛日遂令軍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贍虜至閉城任其得利而去嵩為元輔匿不以聞甚至邊臣已罹法者嵩猶受其賂遺曲為掩護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此其壞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之而嵩攬部事賂賄公行選司注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塡發將官求推善地動輙捂尅軍士以充饋獻如近歲萬寀為文選方祥為職方皆嵩之至親擇焉

忌般順指氣使不異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家之謡此其竊官爵之罪二也　大工興建財用不貲識者盖以民力為憂而嵩猶乘機侵尅縱欲無厭採木侍郎劉伯躍係嵩同鄉行郡縣支贓罰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嵩家前後累至數萬他欲築堡修城之費嵩皆假公營私而獻謟者又甘為浸潤或因而攘入私囊遂至冒破日甚講求無措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　公帑又不在民間其在嵩家可知也　陛下試令人查檢嵩家恐當有富于帑藏者此其蠹　國之罪三也趙文華罪惡滔天賴　陛下英斷斥之使去而嵩猶恃乾兒之

愛所得囊槖鉅萬盡寄嵩家盖造大房居　皇城之西嶺壓上游而嵩擅收入己畧無顧忌遣令數人護送文華南還比至徐州即駕座船恐嚇州縣私役民夫及支供給費嵩之敢護私人類如此此其樹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嵩家動以千計勢不得不掊尅民財民財日困則嵩家日富絡繹遣人觧回江西動起關文騷擾驛遞有如狼虎所至折乾要索綁縛官吏莫敢誰何此其騷擾驛遞之罪五也自嵩貪饕不顧一時嗜利無耻之士盡出其門昏夜乞哀或以五六千求陞要地或以七八百超選枰士風大壞官箴日喪綏急不得賢才用而嵩猶洋

洋坐政府自謂得計四視要地皆彼心腹莫敢出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亦不得不隨風而靡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釀成亂階徒以嵩之奸邪善能變貽名實擠人死地而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入市攫金逢迎父惡恬不為怪一時臣子非受嵩父子之舉即畏嵩父子之奸誰肯為 陛下言者臣待罪刑曹宜詰奸慝平生讀忠孝書熟聞致身之義久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 陛下知臣忠直而違忤奸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關節致死況臣羸弱多病尤易傾危加之以親老無子孫立異鄉寧不自惜但有感於 聖明在上何奸不燭而諸臣

患得患失動以及身之禍自誘有　君無臣誠可憤
惋臣故不論一身利害冒昧上陳為天下蒼生懇祈
明主速　賜乾斷以求安攘實効臣之微軀何足惜
我倘蒙　俯垂採納乞　勅九卿科道官從公會議
數嵩罪狀取自　上裁但令解柄放還即天下蒼生
受福而　陛下勞心焦思不為無益將見人心聳然
思奮三軍之士氣增百倍而黨惡漸可消除賢才漸
可效用邊防漸可修舉官爵漸可愛惜　國用漸可
充積地方漸可寧謐矣臣不揣踈賤發自忠憤伏惟
聖明憐察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　鄒應龍

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以榮其身以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恤其私而廕及其子若孫焉復為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焉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為之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答萬一也而況有貪横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不為之切齒痛心也乎此臣所以不避鈇鉞而敢披瀝于　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承　簡命歷陞清要位貳冬卿　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為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

擇其尤者一二以瀆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之典也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已物廣致賂遺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至于陞遷也亦然其缺銀若干某缺銀若干群衆相競則價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勲司缺主事凡資格相應者悉就而謀之如群兒爭啖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令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元治者本爲富家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爲之遞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賄之數有符昔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嘩然

然醜聲日甚本官尋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京官之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蓋指元治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有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携八百金乃稱貸在京賈人一千五百金託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于是宰執大臣多有面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失事遂露于同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竊念　京師借貸利半其本如此官者計

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柰何不取之民而誰取乎夫即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餽贈遂爲定例畧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龍文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蓋由主人勢焰熏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爲道號與士夫相往来歷年贓貨何止百千萬金往歲大學士嚴嵩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爲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用強

奪買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責者價銀纔得十之四五而已剝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斯之謂歟夫世蕃贖貨欺君不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往值母喪例應回籍荷蒙皇上軫念伊父嵩年老綸音留以侍養命其子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送喪夫爲世蕃者循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也夫何一聞成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爲不道惟恐身去被人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辛應酬倥偬也故肆然家居明示謝客精通賄遺姬妾滿前酣飲竟夕今一目已盲而愉心不悛昔人謂求忠臣于孝

子之門者臣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子鵠沿途取索郡邑爲空恣意鞭箠民生塗炭此其爲心何如也夫今天下水旱頻仍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者正由世蕃父子貪淫過甚爲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骨以奉彼之欲以償已之費而後已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　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旨斥貪墨荷蒙　皇上聖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爲罪首反不與焉何則彼父子積威所刼天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搖動掣肘言之自取禍階故人不敢及之耳比臣待罪行人原無言責今蒙　聖恩擢以言官尙何愛惜一死而緘默苟容

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乎參照工部左侍郎嚴世
蕃本以鄙夫謬膺蔭秩不思奉公畫職顧乃罔上行
私明開請託之門汚同狗彘陰塞忠良之路狠似豺
狼項元治一主事也乃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
所獲之多具見潘鴻業一知州也必用金二千二百
則轉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中書羅龍文為腹心
自目之曰此吾羙臣是　朝廷之官輙敢玩侮聽家
人嚴年之主使人稱之曰鶴山先生是童僕之賤亦
爾尊榮一歲而生日禮節序禮各臣之觧送魚貫珠
聯一季而茶果儀問安儀各處之餽遺斗量車載遞
運珍奇寶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為之長嗟奪占田

地房屋左右侵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王食僭
擬王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剥斂無遺
時事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惟貪不孝不
忠大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亦願臠其肉而泄
其憤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
其欺罔之罪此臣所以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 天
聽也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 國厚恩植黨
蔽賢何有廟廊之度招權納賄寔同市井之為庭訓
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甘背先聖格言專擅選官
輒犯 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
揮僉事嚴鵠叨 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

毋畏為奇貨一路恣意需索郡邑因之蕃囊逞錦衣官為近臣百官極力承迎豪傑為之喪氣此其毛頭鼠輩亦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蒙　皇上俯納臣之愚忠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嵩等或姑令退休或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萬世為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群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寧　聖化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為天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

則臣雖在九泉亦無恨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　天討疏　林潤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著敬陳其概上瀆　宸聞仰荷　聖明洞察專委拿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江西境內之民聞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於湯火之中而躋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為民除害造福誠願　萬壽無疆臣因備詢其事始得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餘黨猶未解

根猶未絶人情洶洶尚慮其後此臣所以切齒痛心
不避斧鉞而再瀆 天威伏惟 陛下少垂鑒焉切
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而近時不法之
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為主謀任羅龍文為羽翼任惡
男嚴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為爪牙窮兇極欲無所不
至在省城巳占倉基而又併呑 宗室之府第在袁
州巳占官地而又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祝 聖之寺
以為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横檻峻宇
雕墻巍然 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
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康而嚴嵩與世蕃則居相府廊
房廻繞萬間店舍環亘數里招四方之亡命為護衛

之壯丁森然　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蓄已踰　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之嚴年謀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貲亦稱億萬閭閻膏脂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貪而彼方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富乎粉黛之女列屋群居所衣皆龍鳳之絹所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夜絃左斟而右舞宣淫無度汙蔑綱常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奢而彼又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已踰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以造房為名而聚四千之衆以防盜為名而募敢

之兵精悍[illegible]藏于內旦則伐鼓而聚[illegible]
暮則鳴金而解散有[illegible]則窩藏強盜而白晝行
兇如郭宜三劉胡[illegible]又攀錦叚回鍾福秀等百
十餘人明稱嚴府官舍[illegible]于湖廣江西之界打劫
無忌近有萍鄉縣張恭八之家則被其殺死男口淫
汙婦女有瑞州過客況珙與則被其殘死性命劫奪
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人招申兵備道可
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illegible]殺人壽二與胡
龍之妻何香兒私姦遂令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
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妻女而致
其孫寡者則有嚴艮一占周龍一之妻嚴艮二占易

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江之妻嚴來章占鄢艮六之婦或受人投獻而毆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傷鄧均重嚴鳴鳳之傷黄訔練嚴樊之傷任良諫嚴瑞朋之傷鄧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賠糧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有嚴景八之騙孔源也有嚴臻富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壽之騙鍾發聲也有嚴琴之騙楊宗儀也有嚴珍之騙郭[illegible]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勳也有嚴[illegible]之騙彭槐也或奪人之房基而措價不與者則有[illegible]嚴保之害者李毛三也彼嚴思之害者崔二三也[illegible]嚴[illegible]之害者王[illegible]也[illegible]珍之害者黄[illegible][illegible]二漢之害者[illegible]也[illegible]一之害者彭[illegible]

也被嚴富二之害者[illegible]珠也被嚴良之害者張文濯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全鑾也被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子良也凡此皆世蕃之黨令彭孔之主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不知其何限也告發者已如斯而懼勢含冤者又不知其何限也結斷申詳者已如斯而把持抑案不行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袁州府一衙門問理者已如斯而在別衙門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至四十三年四月止半年之間已如斯其餘臣所不及查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臣竊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招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田產而已今世蕃之不法揆之于逆濠無

興故今日之民苦于蕃殆甚于當日之民苦于濠耳直江廣閩楚山谷之賊垂涎彼家積貲蓄咸覬覦蓋未嘗一日忘也是在江西隱憂不在世蕃則在山賊矣況世蕃包蔵禍心已著於在　朝之日臣又請而實之伊藩典楧妄懷異念令籍沒其府則有呪咒之詞又有九五當乾之牌見貯河南布政司是伊藩不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内者實世蕃也世蕃受典楧賂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典楧敢逞其狂背之志及聞世蕃問遣而典楧之望已孤遂差樂工三十餘人至其家倒贓回至吉安地方俱為世蕃計殺此中外大小臣工之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藩之踪

有曰托交寵逆之門數倘通神陰扶默助盖已指世
蕃而言矣是世蕃之陰結典楧又何異于錢寧臧賢
輩之交通宸濠乎幸賴 聖明英斷早發典楧之姦
先逐世蕃于外以消隙寢邪於未萌不然則內外夾
謀雖萬不能爲 宗社之憂而中州之民恐亦無噍
類矣然則世蕃在 朝之日荐沐厚恩猶懷異念況
今怨望于罪遜之時乎況今不法之事又昭昭如是
乎是世蕃居 朝則爲寧賢居鄉則爲逆濠以一人
之身而總群姦之惡至于敗壞士風流毒善類紊亂
紀綱斲傷元氣則又群姦之所無者臣謂雖赤其族
猶有餘辜豈特止于一身而已哉臣 又反覆思之嚴

嵩又惡得無罪孔子謂事君之道曰勿欺也嵩獨不聞是訓乎夫嵩位極人臣寵絶百僚以義則不可欺以　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然欺之何也自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而返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於徃歲乃敢朦朧奏請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已莫近于家不知更又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請乞斯疏一上物情俱駭嵩獨不顧恣意行私茲非嵩之欺　陛下乎既而伏蒙　聖旨云嵩有孫鴻看待此恩已特是　陛下辭婉而意嚴真明見萬里亘古莫及矣嵩又恬不為怪仍復容留在家以　明旨為不足徵以

國法爲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茲非嵩
之欺　陛下乎近奉　旨拿問有伊孫冐功濫任錦
衣衛指揮嚴紹庭在京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餘日
即抵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謁兵備有
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隱今回文只云老夫有不
起之病令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之去稍遠又遣其
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衙門並未回家各
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誣棄伍而曰在
伍孰能當罪是衆昭昭然尚猶粧飾無忌茲又非嵩
之欺　陛下乎向日在　朝嵩猶誘曰以一身供奉
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朝夕與俱

矣訴冤哀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矣有司受詞數千爲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諉於不知臣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而又曲庇之此臣所以反覆思之謂嵩誠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 勅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刑碎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紹庭併提查革仍乞 遣忠直剛正素有德望大臣一員領 勅前去會同江西撫按議處安輯將彭孔明正

典刑以謝萬姓之怨其無賴家人與招納下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財不啻千萬萬則籍沒輸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逆軍嚴鵠等與家人嚴珍二等則提問如律基地田產應還官者還官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糧曾否豁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磽薄在嚴則槩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臣聞百姓苦楚難支逃散流離者接踵矣併乞行議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為處分毋畏強禦要在恤民豈特地

方一時之幸實為　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寒感激知遇糜軀圖報乃其素心術直沽名委所深耻此犬馬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干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督臣欺橫不法亟賜罷斥疏　陸鳳儀

伏惟　皇上御天立極任賢輔理一時内外臣工罔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間有一二恣肆不忠者皆出自　聖斷即有擯斥不使廁迹於治朝此誠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而萬萬年太平無疆之慶端在是矣然今之元兇巨蠹有得以肆然一方長惡不悛未及二三

焉是共驩倖容于堯舜之世而地方之受其害者何
限也臣等待罪户兵二科事干錢糧兵馬有所見聞
不容隱默竊照總督浙直福建江西等處兵部尚書
胡宗憲才不逮于共驩而兇則過之握兵八載于兹
不思盡瘁竭忠以報優眷之萬一而乃敢於欺上罔
下蠹國害民無所不至雖累百牘未足以數其罪也
臣等不暇他舉姑摭其前後數事大為公議所不容
者試一一為 皇上言之前者海賊王直本與宗憲
同鄉素相識善受其贈遺軍前所用蔡時宜蔣洲陳
可願皆賊人姦細先于太倉州敗露被熊知州拏禁
倖脫者宗憲乃倚為腹心使之往來賊中暗相約好

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內王直勾領倭船六隻入寧波府岑港約衆不過三千上岸四散抄掠燒燬房屋殺害居民不可數計而軍門但以招降為名按兵不擊反出薪米酒肉以供饋之日費百金以上參政劉燾屢請出師不聽甚為扼腕嘆憤賊住港內半年彼此交質往来無忌總兵官盧鏜亦親造其舟飲宴晨夕而返宗憲乃預為賊地具奏乞 赦其罪且欲以海防任之盟約已堅王直遂挺身來詣相見之際待以賓禮伴以指揮乘以肆轎任其自便略無防禁此果何為者耶幸賴我 皇上明見萬里斷以必誅宗憲始不得已倒牌將王直送按察司收監後口諭按察

使寛之在外蓋欲陰令逸去而諉罪於該司也該司覺之不從其言雖王直卒正典刑而三千之衆竟逋天誅人心憤憤無所於洩誰之咎歟而猶搶以為功叨竊　殊恩横行胸臆自立報功廟於吴山塑像其中飾虚侈繪無壁比於燕然勒石不以為羞果何以慰衆望而厭人心也哉此宗憲之欺天冒功大罪一也上年江西報警賊亦熾矣宗憲屢奉　明旨親詣會勦然竟不聞過江西一步延至十二月始為一出徒逡巡觀望於衢婺之間所過縣驛每于夜半取辦海錯珍羞稍不前輒箠斃吏卒無數其驚懼而自盡者不知其幾矣彼何時也乃泄泄然自恣如是耶使

非 天威遐震而江西之諸臣併力則前賊何從而
殲也即今福建盜賊尚爾紛紛與化福州之間皆倭
寇也雖有巡撫游震得為經略未能盡殄亦不聞宗
憲協謀戮力一舉而匡攘之却乃晏然杭城府第日
與歌童妓女淫佚無度時或集客遨遊西湖之上則
以兵為戲自城門直抵湖山擺列軍士盛張旗甲以
為觀美軍中有能彈射一禽一魚者賞以銀牌又或
託稱痰火養重不出其視福建之賊肆毒三年恬不
為意近日巡按浙江御史張科屢促之親往福建乃
不得已于今年九月二十二日始離浙省猶復逗遛
中途不急進也伺彼一捷則又貪天功為已力耳

則前日之　明旨屢下豈宗憲昆皆未之聞也此宗憲之違　旨玩寇大罪二也浙江自倭寇爲孽錢糧除正賦外每歲加派田地山塲稅銀共四十七萬五千九百兩名曰軍需是固不得已以救目前之急也而宗憲乃大肆侵蝕於其間主客各兵徒張虛數支銷案卷莫可稽查已經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查盤糾劾計其冒破侵尅入已每歲當不下十數萬矣邇來兩浙稍寧而連年大水淹浸民不聊生加派無已而侵費益廣宗憲之自爲身家計也誠厚矣然其如民命何哉故兩浙素稱殷阜乃今則富者貧貧者逃且相率而爲盜矣前春夏間衢婺嘉湖之民十百

成群白晝搶掠若更削而竭之以積總督之銀山而填宗憲之慾壑臣等切恐寇盜不在海上而在境內張璉林朝曦之事不可鑒乎此宗憲之尅剝爲害大罪三也夫加派有四十七萬之多矣前此又奏取各省解到軍餉銀兩直隸一十九萬兩兩廣一十五萬兩以及南贛河南山東江西并河道等處亦幾百萬軍門徑發批迴銀兩貯之杭州府庫以心腹寄之知府李景萃不用牌票惟口傳取用此銀係四十七萬之外文移不經布政司而亦科道查盤所不及者也彼四十七萬之數開除既無下落此銀更又作何支銷其與李景萃通同乾沒無疑矣又曾發銀二萬兩

付鄉宦嚴中茅坤買綿以賞倭爲名求其不擾省城二人各將前銀盜匿入已並無買綿一兩仍派湖州寧波二府出綿夫賞倭已非矣況又任二人者之侵盜乎蓋其託爲軍前贊畫者皆敗名撿行趨利附勢之徒雖有文墨全無行止宗憲與之日夜耽嗜淫逸雖明知其侵匿不計矣如蔣孝如吕希周如田汝成皆游舌握槧出入軍門競爲奢僭重費供給蠹財害事不可勝言此宗憲之靡費無紀大罪四也至於歲造叚疋所以供 上用也浙江一省該派銀四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六錢宗憲妄爲蠲減乃令各府每銀一千兩扣解一百兩名爲助軍前任金華府知府

李一元扣解稍遲即以怠忽軍機參論則各府孰敢有不順風附承者哉大約一歲扣除共銀四千餘兩即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計其前後所侵歲造銀兩奚啻數萬但機戶必得銀兩足數庶幾織造可供 上用宗憲既侵其十一之價則段疋濫惡不堪供用有由然矣如前年曾參嚴州府通判胡方監造卒以段疋不堪究革此宗憲之侵欺誤 國大罪五也且總督當有常俸又有廩給宗憲久住杭城該驛每日一小送三日一大送役費亦已極矣及查浙江通省共三十九驛每歲為計處軍門供應事假以廩給名色派取通省驛分共計銀八百九十二兩八錢又杭

寧紹台温六府每府各派銀八十兩金衢嚴處湖州
五府各派銀八十二兩四錢通計各府派解共銀八
百九十二兩零與各驛銀數相等皆以供應軍門除
省城不計外據各府各驛派解每歲供應共得銀一
千七百八十四兩夫以一總督之官既有省城之送
供而又派之三十九驛既有三十九驛之派供而又
倍取之於十一府是何供應之廣也不獨浙江為然
今直隸江西福建各亦解供如之四省民力竭矣更
何堪此其所差舍人健步人等到驛每口糧一分折
銀二兩馬一匹折銀一兩武林驛以此大書木屏宗
憲屢至驛中雖目見之弗問也蓋已身為剥取之事

又安能禁其下之不效尤也故驛遞自南至北皆被此輩朋合嚇詐所執皮套火牌不令人看但口稱軍情緊急該應廩糧若干馬匹若干任意綑打勒騙若干猛於虎狼要皆軍門縱之使然貽害不少此宗憲之毒流驛傳大罪六也官爵之命出自 朝廷總督雖專制一方命官豈得而擅耶宗憲但知財賄之可貪而不知名器之不可假如胡良瑞富商也因其送銀八百五十兩與之把總張曉里戚也因其送家鄉花園一片而授之指揮他若承差章廷桂先在溫州打死館夫已革而不用矣後以指揮戴冲霄引進即給之劄付發募兵五百名與其管領指揮祝夢麒納

銀八百兩收貯賞功所為似公矣次日取進私室
與把總劄付四道千總劄付一十六道隨賣與龔十
九等得銀二千餘兩宗憲亦何故而私章廷桂祝夢
麒如此賄入劄出如持左券故凡納銀領劄而得冠
帶者無慮數百皆為假虎之狐張威挾勢生事害人
詐取財賄悉以歸之宗憲此則賣官通賄大罪七也
又如鄉宦茅坤旦夕與宗憲飲酒淫樂者也近日輒
請杭州右衛軍器廠以為私宅宗憲竟不念軍務重
大此廠非可以私授人者而乃輕狥茅坤之求茅坤
遂圈圍廠界占為已有該衛軍士皆號呼曰 祖宗
以來有此官廠一旦送人將來何處造軍器也此則

其以私滅公大罪八也兵隸督府本為地方防禦而設其他不宜調用亦明矣上年夏間宗憲親男前往直隸應試乃發壯兵銃手一百餘名護送出境所過騷擾其隨行門子返至崇德與鄉宦余田家僮爭妓兇鬬致彼妓婦懼拏自縊却乃專惑門子之言發兵七百槩拏所爭無辜平民數十餘人到院各加綑打八十當時殞命者八人復欲羅織余田加以他罪使非布政使胡松力為救解則余田之冤抑又將無所伸雪矣今年六月內強盜四百餘輩搶刼宗憲本家亦聞有銀山之富也宗憲得報輒差指揮張曉統帥神弩手及精兵五百名前往家鄉看守夫兵者朝

廷之兵也以之送子以之守家又以之為門子報讎何軍門之自便如此也此則其私自調兵大罪九也居官以名檢為先雖在卑冗無敢踰越總督具瞻豈容蕩廢宗憲聞杭城鄉宦洪櫰之女有殊色密託羅閒中書葉彬通意使洪櫰就花園中置酒酣飲乃陽醉入內與女相見纔即以見禮銀一百兩致欵竟不顧部民娶之為妾洪櫰以是出入都府說事過錢倚勢逞威白奪人田地財物氣燄熏灼自藩臬諸司以下無不折節下之者甚至通事夷來住之妻娼婦也每令進府過宵不出或迷留浹旬出則重以金銀賚之外人有告不准狀者皆此婦帶進批出又部下健

步徐手明之妻亦以戴冲霄暗報常取進用與之比狎人視督府為宣淫之地矣此則其縱欲敗度大罪十也衆照總督浙直福建江西等處兵部尚書胡宗憲姦謀無比貪縱異常海上要功屢致言官之論劾閫中營亂敢於明旨之抗違志怠於官成而恣意宴安何有靖共之節權專於勢盛而擅作威福略無臣子之忠剥斂省以實一家東南之財力已竭盜國賦以充私室兵民之怨憤難平任險詖以為幕賓積蠹滋甚鬻名器以張鴟翅播虐無窮軍廠作送人情奉公之義何在官兵調充私用守法之戒奚存沉湎色之酒滛極衣冠之醜褻官常大壞臣職盡隳辜負

國殃民莫此爲最此天下首惡人共以浙中大倭目之蓋不可使之一日復居總督之位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臣言　勑下廷臣再加查訪使臣等所論宗憲十罪一有不實是誣忠爲欺將臣等坐以重罪以爲言官妄指之戒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伏乞　聖斷速將宗憲罷斥另推資望相宜忠勤公慎者以代任則庶乎督府得人四省賴以安息而　皇上永紓南顧之懷矣

黜貪濫撫臣以消民怨疏　林潤

仰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任賢圖治邇者偶因旱暵經時風霾示異又從言官之請　特命兩京部院

考察諸司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自陳又聽科道
拾遺叅劾甄別賢否去留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臣
莫不洗心改行勉圖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彬彬
然盛矣然內外喧騰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昭
著極爲公論所不容者尚得倖脫是猶未免爲 清
時之一塵穢也臣待罪南臺博采羣議不忍隱默敢
舉其人併條具顯跡爲我 皇上陳之謹按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奉 命總理淮浙等處鹽法蓋
因 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我 皇上特勑其經理財
用以濟時艱亦出于不得已之計也爲懋卿者仰體
聖心潔己奉公調停區畫使上不失國課下不失民

情斯為大臣誤國之忠也顧乃自蔑憲典罔法行私所過屬縣掊尅無遺府則定以千數州則五百縣則二百三百各有遍等其鹽運司則無算焉兩淮尤為鹽商輳集之所懋卿明對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球黃煥王鎧等照引科派共計四百兩送進其營收則經紀周仁等其投遞手本則龔楚瑞其押送出境則楚瑞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一運司而推之則兩浙長蘆等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鹽課不知有增於　內帑幾何而攫入於私囊者如此是黷貨無厭背公營私其為罪一也又平民李守譙告親人王鐓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鐓等親

提面審定罪發府鐵等懼罪具送禮銀三千兩被守
譙妻父千戶杜詩在於本院門首阻執又商人吳章
被人首告頂堆事情吳章懼罪送銀八百兩托主簿
吳道東門子徐淵遞進其送銀之時吳章令家人持
銀被聽事吏搜獲併原遞進發出照收手本衆目共
見道路傳醜夫樊御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己以振
肅百僚而乃暴露贓私如是則大喪名檢玷辱風紀
其為罪二也每張筵會百金為常及至揚州明知巡
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以為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
作冷語曰吾將參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設酒一
席幾費千金金銀器皿俱其奇巧花飾以寶珠席下

貯以銀瓶饋贐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始得其驩顏又往鳳陽謁　陵敢帶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縣帶領茶廚郝信張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給路資工食皆出自里役糜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悖禮其爲罪三也且陵轢有司恭虐百姓在揚州駐劄纔三月耳而平民斃于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場官姚佩送册稽遲廚役蔡經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聞沿途打傷人亦不計其數也小民吁嗟無所控訴此殘忍酷毒不恤怨言其爲罪四也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死亡枕藉至廑我
皇上宵旰之憂多方賑濟懋卿躬歷其地目擊其形

略不加動念仍責於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浚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　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欲戕之是果何如其為心也揚州畿輔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產貧者流竄鹽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而又加無名之派去歲鹽徒幾欲相聚為亂此動搖邦本斲傷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其為罪五也夫懋卿之罪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比言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嘆遲疑發言謂懋卿廣於結交巧為彌縫非惟言之無益抑且懼其中傷臣一介孤寒愚蠢寡慮獨念身忝言職既知而不言自昏[illegible]

韋之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　君父之道哉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于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臣犬馬區區實如此伏乞　皇上察臣微衷　勑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鄢懋卿速　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臣有一言涉虛臣甘受顯罰以為言官妄言之戒臣無任激切忠憤之三

杭州府儒學教授王大康
錢塘縣儒學教諭李　琛
生員俞承宗

朱　厦

劉　鋏

姜登第

許次紓同校